



游春人



春日杏花

漫画人间:走进丰子恺的艺术世界

日前,“漫画人间——丰子恺的艺术世界”展在中国美术馆落下帷幕。作为丰子恺诞辰120周年系列展的重要组成部分,此次展览集合了中国美术馆、浙江博物馆与丰子恺家族及个人藏家收藏的丰子恺150余件套作品、手稿、实物,展示其画家、散文家、艺术理论家、音乐教育家、装帧设计家和翻译家等多重身份,力求全面还原丰子恺多样的艺术人生。其中,他的“古诗新画”“大树画册”“恩狗画册”“护生画集”等四个系列的画作情趣丰盈,内蕴精粹,既贴近现实又充满生活情趣,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,颇具艺术欣赏价值。

丰子恺主张“艺术的人生化”“人生的的艺术化”。此次展览以浪漫主义情怀的无声之诗开篇,表现丰子恺一生钟爱的创作内容,表达了古诗新画的意境隽永。他以真诚平易的热情将艺术融入到寻常生活中,在遵循传统诗书画以水墨线条为本质的前提下,融会西方的速度与中国的诗意化,涉笔成趣,形成了既有写实性又有抒情性的绘画风格。

《大树画册》系丰子恺于1939年客居广西宜州时所创作。1937年丰子恺于抗日战争时期写下了“宁当流浪汉,不做亡国奴”的立心之言,开始长达8年的艺术逃难之旅。他胸怀祖国大地,心系贫苦百姓,一路走、一路写、一路记、一路画,把逃避时所见、所闻,所感绘于纸上。正如丰子恺在该画册自序中所言:“迩者,蛮夷猾夏,畜道横行于禹域,惨状遍布于神州,触目惊心,不能自己,遂发为绘画,名曰大树。”这即是《大树画册》的成因。《大树画册》开篇的“大树被斩伐,生机并不绝。春来怒抽条,气象何蓬勃”,可谓丰子恺对中华儿女自强自立、保家卫国、生生不息的写照。这套册页既是抗战时期美术作品的一座丰碑,也是丰子恺绘画作品中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篇章。

一套48开《给恩狗的画》,是丰子恺为幼子丰新枚(小名恩狗)所创作的。其中的画既有记录恩狗日常生活中有趣的小故事,又有用其家乡桐乡话记录家乡的儿歌、童谣。丰子恺教育儿子从不是死板地讲道理,而是记录现实的生活,写下有趣的文字,画出生动的画面。生活中的小乐趣、孩子的天真、父亲的慈爱、家庭里浓浓的亲情,无不在这小小的画册倾泻出来。

为使观众深入了解丰子恺,此次展览特别从浙江省博物馆的重要藏品《护生画集》六册中遴选二十三开原作到北京,这是浙江博物馆入藏《护生画集》以来首次进京展览。反映宗教人道主义的《护生画集》,展现了作者与弘一法师师徒之间前后跨越50年、超脱生死、关



《护生画集》第六集之一



《护生画集》第六集之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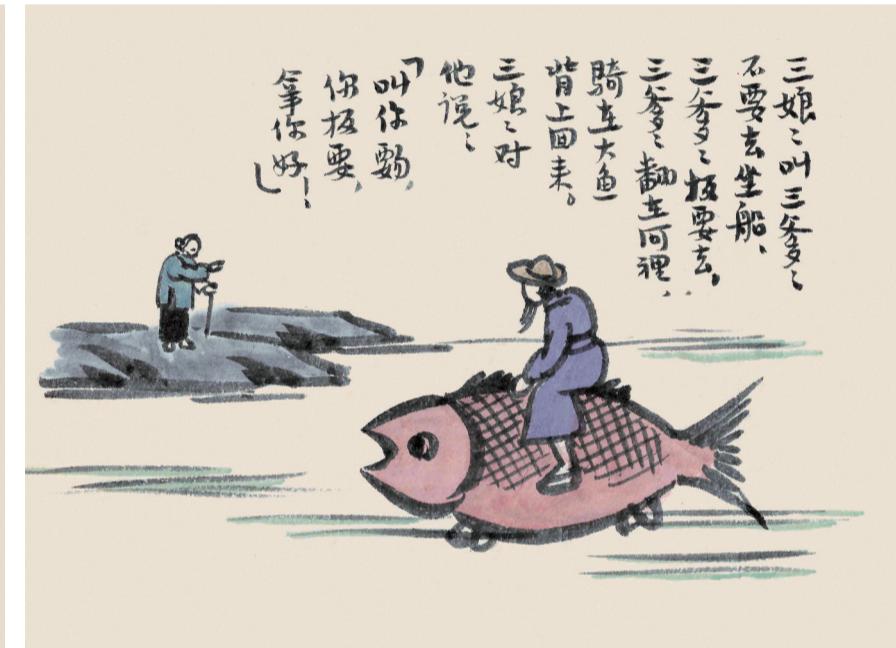
《大树画册》之二

于承诺的故事。作品温馨敦厚,劝人为善、护身护心的精神境界,体现了丰子恺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特的人格力量。

丰子恺深厚广博的人文修养使他的漫画在平淡中见深沉,写日常生活中的常寓人生哲理的隐喻。作为一生追求“一个像人”的人,“教惟以爱”的精神境界贯穿他的一生。以爱心、诗心、佛心、童心传播真善美,是丰子恺解读“漫画人间”的至高境界。



《护生画集》之一



《护生画集》之二

荷风清韵满眼明

——读陈奕纯画作《接天莲叶无穷碧》 □任之



接天莲叶无穷碧

夏天好吗?各人感觉不同。我最厌恶夏天的,暑气逼人,昏头转向,有时想做什么事,都提不起兴趣来。那么,何妨读读画吧。

这回,我所读的是陈奕纯的一幅荷花图,曰《接天莲叶无穷碧》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一首著名的诗中两句,诗是写夏日西湖的。但陈奕纯此画却是借古人之句,造自我心境,倒不一定刻意求剑,非认定是画西湖夏日的风景不可。

夏日生意盎然,虽是酷热,可是,汪汪的碧波上,一派的绿色的世界,却是令人有眼见绿意、心生清凉之致,仿佛间顿觉清风徐来,瀚乎冷矣。然而,画中有清韵,画外则蕴含着更高远的寄托。画家乃是借荷花抒情寄意,有许多的画外之音,值得我们去寻绎;否则,这赏画又何得谓之读乎?其中,当然有它意蕴深长的耐人寻味者。

似乎我们都读过那篇著名的《爱莲说》吧!自宋之后,荷花的指喻明显,都指向了道德的轨范,说是一种引导向清洁的道德的要求,却也未为不可。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,更是润物无声的一种激励。于是,画家笔下的千姿百态的荷花,就不只是物象而已,更是一种精神层

面上的隐喻。因此,人们爱荷花,赏荷花,画荷花,读荷花图,都是一种藻雪精神的自我修身养性的过程。我读陈奕纯《接天莲叶无穷碧》,所读的是艺术上的高远;然而,更深刻体会的却是其间所呈现的精神方面的朗月清风。

当然,这样的创作不是劈空而来的,我们于此读到了他对深厚的传统文化的顶礼虔诚。陈奕纯究竟融会贯通了多少古今人的妙笔理趣?终于,能够水到渠成地成就了他今天的这一番自家面目。

这里,有他的从容,一笔一画地画着,熬过了岁月的春夏秋冬;然而,任由日月轮换,我想,难得的他却心不为所动,幡动而心不动,依然是心头的一派悠然。

周敦颐说,他“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故,荷花是花中君子。要如何才能在

画面上,表现这种君子之美?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陈奕纯的爱莲,当然爱人骨髓,唯此方得知音,物理人情兼而融之,则笔下的荷花,有生命的蓬勃,有生命的丰饶,更有生命的美丽,而一脉碧盈盈的,却是生生不息的精神。一幅画的创作,尤其是大尺寸的画作,所最怕的是平铺直叙,笔笔都安稳,笔笔都没有毛病。这种平稳是可怕的魔怔,画如诗如文,诗有诗眼,文有文眼,而好画也必须有跳脱画面的画眼。一种越轨的笔触,可以突破平常,化平常为奇崛。这种舒张与酣畅,无羁的放浪,才是激动我们的兴奋点。因此,有了画眼,才可以说,满幅的画皆活,都可见光彩。

那么,《接天莲叶无穷碧》的画眼在哪儿?是莲叶上尽情开放的花吗?这些荷花风情万种,为满幅画增加了多少迷人的丰致,当然是不容忽视的美丽风华。可是我觉得,它们还不是画眼。然而,是那些飞鸟吗?或动或静的,这几匹鸟太可爱了,让人顿时有着无尽爱怜之感动。故画眼非它们莫属了啊?但到底是与否呢?我忽然发现,画家出人意表地在满满的一池荷花当中,却画出了几穗另类的植物。这几穗植物是如此之突出抢目,它们才是画家匠心之笔,是《接天莲叶无穷碧》的画眼所在了。

绘画要能独特,要善于破。破就是突出重围,不按规矩来,却又让人不能不惊叹其存在的必然。如陈奕纯笔下的这几穗植物,就破得很好,它们是不讲道理的,可是又是情理之中的。在偶然和必然之间,矛与盾之中,却是如此的和谐。

画画,要出奇,没有出奇则不能夺人眼球。但一味地追求奇怪,却也不好。于是,整个创作过程,就是在奇与正的不断解决、矛与盾的不断调和当中完成。至于问题如何解决?圆满的程度如何?就考验每一位画家了。

白石翁有题荷花诗曰:“清风也有轻狂意,经过莲花亦自香。”陈奕纯的《接天莲叶无穷碧》,虽是纸上经营,却分明芬芳袭人,好一个香清玉润的境界。

墨、水是中国独特的中国介质。中国画依之描绘大千世界,山水、花鸟虫鱼、人物等。书法依之写出微妙的变革、个人的风格、高深的境界。墨写形,水润墨。画或书法因墨而成形,因水而生变化。在古代中国世界,墨水是日用之物。近现代以来,因有救亡之根本任务,因有急切之心态,凡事求快,故觉毛笔、墨水等不能适应现代生活,于是遭到淘汰,淡出日常生活,钢笔、计算机逐渐取而代之。鲁迅曾写《论毛笔之类》,其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:“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,后在学校里用钢笔,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,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,洋洋洒洒,拂砚伸纸,磨墨挥毫的话,那么,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。不过事情要做得快,字要写得多,可就不成功了,这就是说,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)毛笔、墨水因艺术之名而得以保留,似乎只是艺术专用,只可驰骋于艺术世界。

那么,毛笔、墨水到底是否可以用于日常生活,是否适用于现代生活,是否具有现代生活的表现力?已故艺术家陈劭雄通过其作品,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他的“墨水系列”如墨水日记(2006年)、墨水东西(2007年)、墨水历史(2008—2009年)、墨水媒体(2013年)等,就是试图重建墨水与现代中国日常生活的联系,从不同层面介入现实。“墨水日记”从“日记”角度描写现代世界。日报记者,记每日之事。墨水日记,则是以墨水形式记录日记,描述了现代世界,描述了雨伞、城市、酒杯等。“墨水媒体”,是以墨水为媒体。“墨水东西”,则是从“东西”的层面介入。在汉语中,东西指万物。为何是东西,而不是南北?在五行中,东为春,西为秋,东西者,春秋也。司马迁说:“万物聚散皆在春秋。”现代中国世界的东西与古典中国世界不同,重要区别表现在工业产品的介入,表现在西方世界进入中国并重塑了中国世界。陈劭雄的“墨水东西”,就是以墨水既描绘了古典中国世界的东西,也描写现代中国世界的东西。作品中的“东西”包括香水、图钉、卫生纸、电风扇、电话等日常事物。“墨水历史”则是从历史的角度介入。中国古代史就是世界史,是东西方几乎没有交汇的历史;而中国现当代史则是被纳入世界格局的历史。墨水可以描绘中国古代历史,此已为实践证明。但是是否可以描述中国现代史,是否可以描述西方历史?“墨水历史”以图画为形式,以墨水为媒介,描述了中国现当代诸多重要的历史场景、历史人物,描述了西方世界重要场景和重要人物。以墨水为媒介,以水墨画为形象,此形而已。是否,可以写出中国视角的西方历史,此为关键。

“墨水”系列虽以墨水为介质,以水墨画为成象,但与传统水墨画不同,而是以幻灯的方式播放,呈现出水墨电影的形式。

以墨水为介质反映现代日常生活

□杨肖